



【心田集】

小林，加油！

● 林青霞

幾個月前，專程飛去台北，觀賞賴聲川導演的八小時舞台劇《如夢之夢》，之後大夥兒到「橘色」吃火鍋宵夜，剛進門，有一位男士上前問我，林命羣先生可不可以進來打個招呼？小林是相識多年的故友，二三十年沒見了，他是中泰賓館創辦人林國長先生的長孫。我下車到達時，他正要上車離去，所以禮貌的請司機先來問話。

中泰賓館重新建設，引進國際名牌文華酒店。這次和小林偶遇，他請我擔任台北文華東方酒店開幕剪綵嘉賓。憶起那些年我在中泰賓館的日子，為朋友、為緬懷過去、為見證國際名牌酒店在台灣的發展，我和郝市長、林命羣大剪一揮，除舊布新。

高中時期，時髦的同學張俐仁就帶我到中泰賓館游泳和吃蒙古烤肉。記得賓館大廳的正中央掛着一幅男士照片，耳垂又大又長，我們時常佇足欣賞，讚歎這麼大耳垂的人命一定好，那是賓館的創辦人。中泰的泳池是當時台灣最高級的公眾游泳池，許多帥哥、美女、明星、名人都會聚集在池裏、池邊或草地上享受夏日的風情，我曾經在這兒和同學、朋友共度了不少

快樂時光。許多年後，自以為泳術高超，有一次遇到當時的立法委員趙少康，自告奮勇要跟他比賽游泳，第一趟比賽自由式，我一口气沒有呼吸游到終點，贏了他一大截，很高興。第二趟蛙式競賽，我又憋一口气游，以為肯定贏了，沒想到輸了，池邊做裁判的教練指導我蛙式不能憋氣，一定要換氣才會快，我從此蛙式不憋氣。後來林命羣在賓館開了一間 Disco「Kiss」，簡直盛況空前，人潮洶湧，那是夜間潮人醉舞狂歡的好去處。有一晚我和朋友四人擠進舞池跳舞，跳到一半發覺周圍的人都不跳了，一圈圍着我們看，舞池強光配合快節奏的音樂一閃一閃一閃一閃的，周圍一張張臉也一明一暗一明一暗，彷彿電影的無數停格鏡頭，我們被淹沒在人潮裏，感覺十分蒙太奇。一直以爲台灣那段昏天黑地的軋戲日子，好像沒過什麼日常生活，這會兒全記起來了。

車停在台北文華東方酒店，下了車，抬頭一望，彷彿到了歐洲，那是法式雄偉的建築。小林帶我們參觀客房、餐廳、泳池、SPA，觸目所及的地方都有品味、都是藝術，偶爾看到牆上的書架擺着一排排的書，更增添了書卷氣。這裏的裝修是我

最喜歡的歐美二十年代和現代的結合。驚奇的發現房間裏的窗簾，往外一拉它就自動打開，往裏一合就自動關上。光着腳走進浴室，腳踩的大理石地上竟是溫熱溫熱的。住過不知多少五星級七星級酒店，從來沒住過窗簾是這樣開，浴室的地下有熱管的。洗完澡穿上睡衣就捲進雪白膨鬆的枕頭和被子裏，經常失眠的我，埋在裏面竟然一覺到天亮。因為睡得太早也早，凌晨六點躺在牀上居然聽到自己撲通、撲通的心跳聲，原來這裏的房間如此安靜。

林命羣花了七年時間，付出不少心血，打造了這座世界級的酒店，他體貼的為顧客設想周到，整體空間豪華之餘，仍不失典雅的氣質，實在令我驚艷。

我一向以爲把一座酒店做得像一件藝術品，就真的需要鈔票以外的東西了，小林，加油！



(本欄由林青霞、金聖華、張曉風、鄭培凱輪流撰寫。)



【評論】

本土文學作品的改編與嘗試

評《縫身》

● 黃寶儀

浪人劇場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本土文學作品改編，這次亦非初次與本地作家韓麗珠合作。《十年。寒。笑》嘗試把韓麗珠的三部短篇小說轉化成劇作，而新作《縫身》則改編自韓的同名長篇小說，二〇一四年五月九日到十一日假上環文娛中心劇院演出。

要成功把小說跳躍的時空，豐富的意象以及複雜的人物心理理清清楚，並以劇場的形式呈現絕非易事。浪人劇場在時空處理、意象以及人物關係的描繪上花了不少心思。然而，將文字轉化為劇場的嘗試仍有未盡完善之處。

重整時間與空間

浪人劇場以線性敘事交代故事脈絡，一改小說隨思緒跳躍的敘事方式，嘗試使觀眾易於理解故事的發展。小說《縫身》以非線性方式敘事，在故事開首女主角已接受成為連體人的縫身手術，其後憶述手術前的心理和生活狀態。女主角的思緒在過去與現在之間來回穿插，只有把跳躍的時間點拼湊在一起，才能呈現故事的全貌。劇場的演出受制於時間，需於限定的時間內把故事完整交代，若按小說的敘事方式照樣搬演，恐怕難以在兩小時內完成。浪人劇場改以線性方式敘事是明智的選擇，以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而非思緒的流動切割時空，能使原本分散的細節以及不斷轉換的空間變得集中。更重要的是改編劇作需要照顧未曾閱讀過原著的觀眾，當敘事線索按時間順序發展，對小說全然陌生的觀眾能更易理解劇情，而讀過小說的觀眾也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演員的演技以及劇場的意象之上。

劇作除了把零碎的情節集中處理外，更嘗試將故事的場景簡化，但場景的處理在傳意上並未能達到直接有力的效果，反而成了解讀故事的障礙。舞台左面為一個小坡道，右面為一張牀，中間被兩堵牆所佔據。整個場景沒有明確的地理特徵，而是偏向抽象，隨角色的活動和對話，空間不斷被重新定義。當主角的同房微站在坡道上，與躺在牀上的主角對話時，坡道至牀之間的空間為宿舍。微對主角表示明白主角失眠的痛苦，並為其預約了治療師。



▲舞台劇《縫身》劇照

[浪人劇場提供]

突然之間，主角躺着的牀已非指涉宿舍的睡牀，而是睡眠治療師辦公室的牀。場景在人物對話中不斷更新，其更新頻率在劇作中期尤為頻密。對未曾閱讀過小說的觀眾而言，空間意義的變動容易分散其注意力。觀眾一方面需要留意劇情發展，另一方面又得適應抽象且不斷變化的舞台空間。即使敘事方式變得較易理解，但空間被對話不斷切割、定義，對觀眾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失溫的意象與人際關係

將小說中意涵豐富的意象以劇場元素呈現，實為一大難題，而浪人劇場未能完全克服。繩的意象在小說中佔重要地位，其把兩個獨立的身體連結。女主角與他人的連繫依靠繩，繩為其與他人情感交流以及身體接觸的樞紐。浪人劇場在處理女主角與母親的關係中，嘗試以劇場元素豐富繩的含意。主角的母親為裁縫，負責縫製連體人的衣服。在試衣一幕中，主角應母親要求把身體套入布製的紙樣中，紙樣上印有紅色虛線。虛線把女主角完整的身體分割，暗示其即使進行縫身手術，穿上連體人的衣服，也不能脫離破碎的心理狀態。而母親與其穿上同一件衣服時，表面上二人身體緊密相連，但女主角與母親都否定對方的想法。紅色虛線並不能將二人連接，反而突顯出溝通的斷裂。然而，在處理女主角與教授、白的關係時，浪人劇場的手法便略顯

蒼白。女主角曾在開展研究前，與教授以繩相連，感受與他人短暫連體的感覺。其又以繩子量度研究對象白的身體。繩子使原本斷裂的個體得以相連，而在相連之間，引發雙方的內心交流。浪人劇場刪去了量度白身體的情節，又只以女主角讀白的方式交代其與教授以繩相連一事。劇場原可將抽象的意象具體化，若只截取小說的描述作讀白，不但未能發揮劇場視覺元素之長，更切斷了人物情感以及肢體交流的機會。

浪人劇場在處理角色的互動上，除了可以進一步以劇場元素豐富小說的意象外，也可以加強角色間的情感交流。董啟章指韓氏小說人物的生存狀態為破碎、缺陷或空洞，浪人劇場在處理角色的情感及其生存狀態上過於側重在破碎、孤立的一面。劇中大部分角色的讀白自始至終都為平調，近乎沒有情感起伏。而人物間也極少眼神以及肢體接觸，女主角與母親對話時大多背向其，又或故意與其眼神錯開。即使與伴侶進行了連身手術，女主角與其也極少肢體接觸。眼神和肢體接觸為角色間情感交流的重要方式，去除二者時，角色彷彿完全從家庭、友情、婚姻關係中割裂開來。而欠缺情感交流，角色間保持着隔離的狀態，難以令觀眾投入情感。小說中的人物雖有破碎、孤立的一面，但並非全然沒有情感交流。在小說中，女主角與他人接觸時，會細察對方的神色。而每一次眼神和肢體的接觸都會引起心理變化，從而作出不同的反應和行動。當人物的情感交流不多，角色的行為動機便顯得不明確，如女主角與樂的情感以及肢體交流不多，其為何選擇與之連身，同時又在轉眼間決定與之分割。觀眾從演員冷靜的面容、毫無交流的眼神和肢體動作中難以推測以及代入角色心境。

浪人劇場嘗試將本土文學創作轉化為劇作，其努力值得肯定。改編韓麗珠的作品確實不易，小說內部奇特的意象、有異於現實的邏輯關係都構成一定的難度。期待今後劇團能創作更多出色的作品，為觀眾展現一個新的角度，重新閱讀本土文學作品。

(作者是香港藝評人。)



【創作點評】

雪櫃

● 曾錦剛

點評

● 王良和

「嗒。」寂靜的夜裏，傳來隔壁關燈的聲音。「爸媽睡了。」我輕輕的拉開被單，用手按着牀板翻身跳下牀。一定要把牀板按得死死的，要不然它就會「吱」一聲叫出來。夜裏的地磚倒是挺涼的，但我沒有穿上人字拖。因為穿了拖鞋，走得快一點或只是稍稍一跳都會「跔跔」作響、打草驚蛇；再說，我總覺赤足踩在地板上，能感受周圍的氣息，我的心才更踏實。

拉開了房門，我睜起雙眼，借窗外街燈的光瞄着廁所的門。祖母上廁所時不喜歡開燈，也不喜歡關門。要是門開了，就要耐心地等她回房。「很好，她不在。」我躡着手腳，一口气急步走過廁所，拐個彎避開了飯桌，鑽進了廚房，看着我的目標。

那是我家裏的雪櫃：綠色的，四四方方；已經很舊了，一隻角的油漆都掉了，露出裏面的鐵鏽。它比我還高，我伸長了手才勉強碰到冰格的門柄。

但我只要打開下格就夠了。拉開櫃門，一陣腐臭餛飩撲面而來，那是昨晚的酸菜，我不管；放眼都是死雞死魚，我不管；還

有櫃門邊被幽幽的黃光照得格外陰沉、咖啡灰的雪霜，我也不管。那些都不應是我管的。我只看着那幾罐紅色的罐子。

每次媽媽買了汽水回來，不到兩天都給姐姐喝掉，我卻一罐都沒有。我每次只好在夜裏偷偷把一罐藏到雪櫃的深處，好讓她找不到。看着罐子淹沒在一包兩包塑膠袋後，我滿意地笑了，然後再次輕輕腳地潛返房間。

我躺在牀上，回想自己的身手而得意洋洋。「卡！」我跳起來了，顧不了牀板尖叫一聲。那是廚房的開門聲，絕對錯不了。腳板又踩在地板上。我悄悄溜到廚房，不敢作聲，望向雪櫃，卻被那淡淡的黃光照着的影子嚇呆了。哥哥正拿着白雲鳳爪，用力地吸吸着。雞爪蒼白的腳趾在他口中掙扎，顯得多麼無力，最後只餘一堆白骨。這時哥哥的臉分外猙獰。

我又回到牀上，心裏無端有點不安。「我的汽水沒事。」我安慰自己。「這是他的雞爪。」我的話多了點底氣。「明天別向哥哥問起，他會不高興的。」想通了，慢慢也就睡着了。

我們都有東西藏在雪櫃。

在白天未能滿足「吃」的欲望，兩兄弟晚上悄悄打開雪櫃的門，或偷喝汽水，或偷吃風爪；以小見大，主題可作多向的詮釋。場景氣氛、人物心理、神情動態，都寫得不錯；結尾寫哥哥用力吸吸白雲鳳爪的「猙獰」面目，更是精彩。末句「輕盈」中見「重量」，能激發讀者的聯想。